

复活

〔俄〕列·托尔斯泰

Fuh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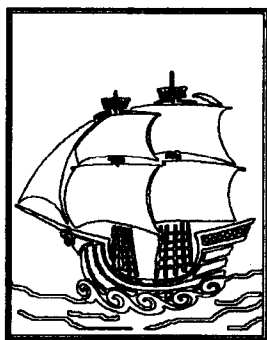


（第） 卷 · 第 章 第 节



复 活

[俄] 列·托尔斯泰 著
纪 绯 薛进清 译



导

读

法庭上，玛丝洛娃与十年前曾骗取她感情和肉体的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不期而遇。只是此时此地，一个是涉嫌谋杀的妓女，一个是上流社会的陪审员。一个灵魂曾经堕落，而另一个曾堕落的灵魂在教堂的钟声里默默忏悔。

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友情、爱情与现实的激烈冲突，让两颗曾经堕落的心获得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是一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小说，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毁了一切假面具”。

作者列·托尔斯泰，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最杰出的代表，早年受过启蒙主义思想影响，同情农民，反对农奴制。主要作品有·《自传三部曲》、《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复活》是作者晚年思想发生转变后的代表作。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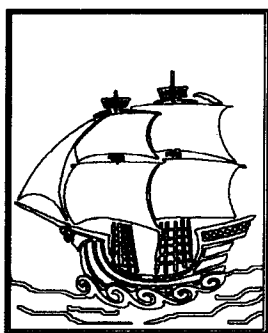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77)

第三部 (503)

第一部





——

这是个有几十万人居住的城市，贫穷使这里的人不惜糟蹋环境，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使花草树木难以生长，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但春天毕竟还是滋润了整个城市。阳光和煦，芳草青青的林荫道上，石板缝里，到处都是一片翠绿，生机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油亮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在和蔼的春风里欢乐地筑巢，就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夜墙脚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被严寒封闭冬日的儿童，都开心地跑到户外在阳光下嬉笑玩耍，到处是生机勃勃，唯独那些成年人，一直在自欺欺人，约束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熟视无睹这春天迷人的景色，熟视无睹上帝为造福众生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大地万和协调、互爱宁静的美，是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同时，他们认为那些发明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也是珍贵的。

今天，省监狱办公室官员们要作一件神圣而重要的事，是要

处理昨天接到的那份编号盖印、写明案由的公文。公文指定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以前把三名受过侦讯的在押犯，一男两女，解送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送审。由于接到这张传票，早晨八时，监狱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他后面跟着一个面容憔悴、鬓发花白，身穿袖口镶金条的制服，腰束一根蓝边带子的女人，这是女看守。

“您是要带玛丝洛娃吧？”她同值班的看守来到一间直通走廊的牢房门口，问看守长。

值班的看守咔嚓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恶臭立即从里面冲了出来。看守吆喝道：

“玛丝洛娃，过堂去！”随即又带上牢门，等待着。

监狱院子里，空气清新得多，那是从田野上吹来的。但监狱走廊里却始终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污浊空气，里面充满伤寒菌以及粪便、煤焦油和霉烂物品的臭味，使人感到郁闷和沮丧。女看守虽已闻惯这种污浊空气，但从院子里一进来，也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走廊，就被熏得浑身无力，昏昏沉沉。

牢房里传出女人的说话声和光脚板的走路声。

“喂，玛丝洛娃，快点儿，别磨磨蹭蹭的，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门吆喝道。

过了片刻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胸部饱满的年轻女人，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大步走出牢房，快捷地转过身子，站在看守长旁边。这个女人脚穿麻布袜，专供囚犯穿的棉鞋，头上裹着一块白头巾，显然故意让几绺乌黑的鬓发从头巾里露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好像贮存在地窖里的土豆的新芽。那是长年坐牢的人的通病。她的手和从囚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



丰满脖子，也是那样苍白。她那双眼睛，在苍白无光的脸色衬托下，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虽然有点浮肿，但十分灵活，其中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视。她挺直身子站着，丰满的胸部高高地隆起。她来到走廊里，微微仰起头，盯住看守长的眼睛，听从着看守长的指挥。看守长刚要关门，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房里探出苍白的爬满皱纹的脸来。老太婆严肃地对玛丝洛娃说了几句话。看守长就关上了牢门，把她们隔开了。牢房里传来了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把脸转向面对牢门铁栅的小窗洞。老太婆也凑近窗洞，哑着嗓子说：

“千万别跟他们多啰唆，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

“只要有个结局就行，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点了点头说。

“结局当然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煞有介事地摆出长官的架子说，显然自以为说得很俏皮。随后说，“跟我来，走！”

老太婆的眼睛从窗洞里消失了。玛丝洛娃跟在看守长后面，急步走着。他们走下石楼台阶，经过比女监更臭更闹、每个窗洞里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来到办公室。办公室里已有两个持枪的押送兵等着。坐在那里的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公文交给其中一个押送兵，说：

“把她带去！”

那押送兵是下城的一个农民，红红的脸，有麻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盯着那女犯，满脸堆笑地向颧骨很高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于是，这两个士兵押着女犯走下台阶，向大门口走去。

大门上的一扇便门开了，两个士兵押着女犯穿过这道门走到院子里，出了围墙，来到石子铺成的大街上。

马车夫、小店老板、厨娘、工人、官吏纷纷站住，好奇地打量着女犯。有人摇摇头，心里想：“瞧，不规规矩矩做人，就会弄到这个下场！”孩子们恐惧地瞧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不能再继续干坏事了。一个乡下人卖掉了煤炭，在茶馆里喝够了茶，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喃喃地说了句什么。

女犯觉得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但她并不转头，却悄悄地脱视着那些向她注视的人。大家在注意她，她觉得振奋。这里的空气比牢房里清爽多了，带着春天的气息，这使她感到畅快。不过，她好长时间没有在石子路上行走，这会儿又穿着沉重的囚鞋，她的脚感到越来越疼痛。她瞧瞧自己的双脚，竭力走得轻一点。他们经过一家粮店，店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来回走着，它们不怕人，也没有人来打扰它们。女犯脚差点儿踩着一只瓦灰鸽。那只鸽子拍拍翅膀飞起来，从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看着鸽子自由地飞，女犯想到自己的处境，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二

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很平凡。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子。这个女农奴跟着她的母亲一起，在两个地主老姑娘的庄院里干活，她母亲饲养牲口。她没有结过婚，却年年都生一个孩子，并且按照乡下习惯，总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不再给这个不该来到人间的孩子喂奶，因为带着孩子会影响她干活。于是，不久孩子就饿死了。

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行了洗礼，每个孩子都没有吃奶，都活活饿死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过路的吉卜赛人生的，是个女孩。她的命运本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可是她降生时那两个老姑娘中有一个恰巧来到牲口棚，斥责饲养员做的奶油有牛骚味。当时产妇和她的白白胖胖的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那老姑娘因为奶油做得不好吃，又因为不知是谁叫产妇住进牲口棚里，大骂了起来，骂完刚要走，忽然看见那胖娃娃，觉得很惹人喜爱，就自愿做了她的教母。她给女孩行了洗礼，又因怜悯这个教女，常给她的母亲送点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就活了下来，两

个老姑娘从此就叫她“再生儿”。

孩子三岁那年，她母亲害病死了。饲养牲口的外婆觉得外孙女是个累赘，就和她的主子商议，把孩子托给两个老姑娘。这个有着黑溜溜大眼睛的小女孩长得非常活泼可爱，两个老姑娘就常常拿她消遣解闷。

这两个老姑娘中，妹妹索菲雅·伊凡诺夫娜心地比较善良，给女孩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脾气比较急躁。索菲雅把这娃娃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还教她念书，一心想把她养成自己的养女。玛丽雅却想把她训练成一名出色的侍女，因此对她很严格，遇到自己情绪不好，就处罚她甚至打她。由于两个老姑娘持不同的态度，小姑娘长大成人后，身份便一半成了侍女，一半成了养女。她的名字也不俗不雅的，叫卡秋莎，而不是叫卡吉卡，也不是叫卡金卡。她缝补衣服，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煮茶烧菜，磨咖啡豆，煮咖啡，洗零星衣物，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消遣。

有人来给她说她媒，她一概谢绝，觉得若嫁给干粗活的男人，将来日子一定会很苦。她已经过惯地主家的舒适的生活了。

她就这样一直长到十六岁。在满十六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卡秋莎偷偷爱上了他，却不敢向他表白，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这种微妙的感情。两年后，这位侄少爷出发远征，途经姑妈家，又在姑妈家待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引诱了卡秋莎，动身那天塞给她一张壹百卢布的钞票，便走了。事隔五个月后，她才断定自己怀孕了。

从那时起，她变得性情烦躁，苦思冥想怎样才能避免即将临头的羞辱。她服侍两个老姑娘，不仅敷衍塞责，而且连自己都

没想到，竟发起脾气来。她顶撞两个老姑娘，对她们说了不少粗话，事后又觉得很懊悔，于是就要求辞工。

两个老姑娘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从她们家里出来，到警察局长家做侍女，但只做了三个月，因为那局长虽然已年过半百，但还是对她纠缠不清。有一次，他逼得特别厉害，她实在不能容忍发起火来，骂他混蛋和老鬼，狠狠地把他推开，他竟被推倒在地。她因此被解雇了。她再找工作已不可能，因为快要分娩啦，就寄居到乡下一个给人接生兼贩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接生婆刚给一个有病的乡下女人接过生，便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男孩一生下来就被送到育婴堂。据送去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就死了。

卡秋莎住到接生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她自己挣的，一百卢布是引诱她的公爵少爷送的。等她从接生婆家里出来时，手头只剩下六个卢布。她不懂得省吃俭用，又爱花钱，她待人热情，总是有求必应尽力帮助人家。接生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伙食费和茶点钱，又要了二十五卢布，算是接生婴儿和把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费用。另外，接生婆又向她借了四十卢布买牛，实则也不会还她。剩下的二十几个卢布，卡秋莎自己添置衣服，送礼，零花。这样，当卡秋莎身体复元时，她已身无分文，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她到林务官家去干活。林务官虽然已早有妻室，但也跟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十分讨厌他，竭力回避他。但他狡猾老练，再说他是东家，可以任意支使她。这个老色鬼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占有了她。这件事很快被他妻子知道了。有一次，她看到丈夫同卡秋莎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就扑打过

去。卡秋莎也不甘示弱，两人厮打起来。结果卡秋莎被撵了出来，连那月的工资都没有拿到。此后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在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原先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主顾越来越少，钱也挣不上了，他就借酒消愁，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变卖喝酒了。

姨妈开了个小洗衣店，来养活儿女，供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玛丝洛娃到她的洗衣店干活。但玛丝洛娃看到洗衣店里女工的生活艰苦，犹豫不决，就到荐头行找工作，给人家当女仆。她找到了一户人家，有一位太太和两个念中学的男孩。没想到，到那儿才干了一星期，那个念中学六年级的留小胡子的大儿子就丢下学业，纠缠玛丝洛娃，叫她不得安宁。做母亲的却一味责怪玛丝洛娃，于是便把她解雇了。玛丝洛娃再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但在荐头行里徘徊时无意中遇到一位手上戴满戒指、肥胖的光胳膊上戴着手镯的阔太太。这位太太知道了玛丝洛娃的处境，就留下她的地址，请玛丝洛娃日后到她家去。玛丝洛娃找到她。这位太太亲热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和甜酒，同时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傍晚就有一个须发花白的高个子来到这屋里。这老头子一进来就紧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着她，同她说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玛丝洛娃悄悄听见女主人说：“刚从乡下来的，新鲜得很呐！”然后女主人把玛丝洛娃叫过去，对她说，他是作家，有很多钱，只要她能使他满意，他是舍得花钱的。她果然如了他的意，他就给了她二十五卢布，还答应经常同她相会。有了这笔钱她付清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花光了。过了几天，作家又来请她，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叫她搬到一个独门独



户的寓所里去住。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替她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快乐的店员。她主动把这件事告诉作家，作家听后备叫她搬到一个更小的独户寓所里。那个店员起初答应同她结婚，后来竟不辞而别，到下城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这样，玛丝洛娃又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本想独个儿继续住在那个寓所里，可是人家不答应。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她要领到黄色执照，接受医生检查，才能单独居住。无奈她又回到姨妈家。姨妈见她穿戴着入时的衣服、披肩和帽子，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提叫她做洗衣妇的事，认为她现在的身价高了。而对玛丝洛娃来说，她根本不考虑做洗衣妇的问题。她瞧着前面几个屋子里的洗衣妇，她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得了痼病，她对她们充满怜悯。这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里洗熨衣服，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玛丝洛娃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样的苦役，不禁感到恐惧。

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依靠，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在她同店员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她就开始经常喝酒。她之所以离不开酒，不仅因为酒味醇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达到暂时的解脱烦恼，增强活下去的勇气。这样的精神状态不喝酒是无法维持的。她不喝酒就觉得意志消沉，羞耻难当。

牙婆招待姨妈吃饭，把玛丝洛娃灌醉，要她到城里一家最高级的妓院去做生意，又向她列举若干这个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面临着一场人生重要的选择：或者低声下气去当女仆，但这

样就逃避不了男人的纠缠，不得不同人临时秘密通奸；或者取得生活安定而又合法的地位，就是进行法律所容许而又报酬丰厚的长期的公开通奸，但这是一条卖身的路。她选择了后一条。选择后一条路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想用这种方式来报复诱奸她的年轻公爵、店员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对她也很有诱惑力，使她最后打定主意，那就是牙婆答应她，她喜爱什么衣服，就可以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缟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等等，任意挑选。玛丝洛娃毕竟年轻，她想象着自己穿上一件袒胸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连衣裙的情景，再也经不住诱惑，就交出身份证去换取黄色执照。当天晚上，牙婆雇来一辆马车，把她带到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里。

从此以后，玛丝洛娃就过上一种政府许可的，而且保护的妓女生活来。成千上百的妇女过着这种生活。而最终，这类妇女十一个有九个下场悲惨，受着恶疾的折磨，未老先衰，过早夭折。

夜间纵酒作乐，白天昏睡不醒。每天直到下午两三点钟，她们才懒洋洋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一通矿泉水醒醒酒，或者喝咖啡振奋精神，身上穿着罩衫或者长睡衣，没精打采地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隔着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对骂几句。接着是梳洗，抹化妆品，往身上和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服饰同老鸨吵吵闹闹，反复对着镜子，涂口红，画眉毛，然后吃油腻的甜点心；最后穿上袒胸露背的艳丽绸衫，来到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里，供客人们作乐。客人陆续来到，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通奸周而复始。客人中间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龙钟的老头，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裕的，有贫穷

